

[https://farid.ps/articles/rainbow\\_flags\\_wont\\_conceal\\_genocide/zh.html](https://farid.ps/articles/rainbow_flags_wont_conceal_genocide/zh.html)

# 彩虹旗无法掩盖种族灭绝

直到2023年底，我在Twitter/X个人资料上悬挂彩虹旗——酷儿骄傲与团结的象征——但当我开始公开支持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民时，这个象征被用来对付我。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辩论，我的帖子吸引了旨在抹黑和噤声我的**人身攻击**。有些包裹在关切中：「你知道他们在加沙对同性恋做什么吗。」其他则直接而残忍，用诸如「Queers for Palestine就像鸡支持KFC」的迷因，或陈词滥调说我若在那儿会被「从屋顶扔下去」。这是许多人共同——并得到证实——的经历。

这种叙事不仅是**简化论**；它在政治上具有操纵性，在历史上不诚实，在事实上错误。反复声称酷儿在加沙被从屋顶扔下处决没有任何经过验证的案例涉及巴勒斯坦人或加沙执政当局。相反，它源于**ISIS宣传视频**——不是哈马斯，更不是更广泛的巴勒斯坦人口。**没有可信证据**表明酷儿的公开处决以批评者暗示的方式发生。

我们看到的是教科书式的**粉红清洗**：将LGBTQ+权利工具化以转移或贬低正义斗争。这是告诉酷儿他们必须选择——酷儿权利或巴勒斯坦解放，但不能两者兼得——的修辞伎俩。

## 同性恋与伊斯兰：超越被武器化的叙事

针对支持巴勒斯坦的酷儿的修辞攻击大多依赖于对伊斯兰及其对LGBTQ+所谓异常敌意的广泛概括。暗示是酷儿身份与伊斯兰信仰本质上不相容，与穆斯林多数人口团结是天真甚至自我毁灭的。

这种框架不仅是伊斯兰恐惧症；它在历史和神学上也站不住脚。传统伊斯兰法学，如许多宗教法律体系，劝阻同性行为。《古兰经》提及**鲁特民族**，常被引用为对男性性行为的谴责。然而，这些经文远比呈现的更模糊。它们聚焦于**缺乏款待、胁迫和腐败**，而非自愿的爱或性身份。与希伯来圣经《利未记》20:13——「若男人与男人同寝，如同与女人同寝，二人都犯了可憎的事；他们必要被处死」——不同，《古兰经》**没有为同性亲密规定惩罚**。

**圣训**（归于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平安——的言论），构成了大部分伊斯兰法，包含对同性行为的多样且常有争议的引用。重要：**先知在世期间没有记录任何人因同性恋被惩罚**。传统伊斯兰伦理强调**隐私、谨慎和悔改**，而非监视或公开羞辱。

事实上，伊斯兰文明在性别与性方面有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古典阿拉伯诗歌充满同性恋意象。苏菲神秘主义以其神圣之爱的隐喻，常超越刚性性别界限。学者如**斯科特·西拉杰·阿尔-哈克·库格尔**和**阿米娜·瓦杜德**提供了鲁特故事的进步再解释，论证它谴责强迫性暴力，而非自愿同性爱。

这种解释多样性是活生生的，而非仅理论。酷儿穆斯林存在、组织、抵抗并繁荣。将伊斯兰武器化以贬低亲巴勒斯坦酷儿不仅抹去这些声音；它将整个信仰传统简化为文化战争的棍棒。

# 刑事化的殖民根源：进口同性恋恐惧的时间线

制度化同性恋恐惧是阿拉伯或伊斯兰社会内在特征的想法在审查下崩塌。历史记录显示，**前现代伊斯兰法律体系并未以欧洲相同方式刑事化同性恋**。相反，阿拉伯世界反LGBTQ+法律的编码可追溯至**欧洲殖民主义**，而非《古兰经》。

几个世纪的伊斯兰统治——从倭马亚到奥斯曼——没有统一刑法禁止同性亲密。社会态度可能保守，宗教学者讨论各种行为的道德，但这些社会的法律体系很少优先监视私人性行为，尤其当不威胁公共秩序时。此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丰富文学与艺术传统——充满同性恋诗歌、亲密男性友谊和同性欲望描绘——揭示了复杂且有时矛盾的文化空间，但**未被如欧洲般对酷儿的法律迫害塑造**。

相反，在**基督教欧洲**，同性行为被激进刑事化，常处以死刑。中世纪及早期现代法律体系——从宗教裁判所到英国普通法——为“鸡奸”规定可怕惩罚，包括火刑、绞刑和肢解。在某些地区，如多瑙河沿岸哈布斯堡领土，历史来源描述同性恋嫌疑人被判**逆流拖船**——通过疲惫和暴露处决。这些惩罚不是边缘的，而是**制度化的**，得到教会与国家认可。

当欧洲列强殖民阿拉伯世界时，他们出口了这些法律代码。巴勒斯坦是主要例子：

时期	巴勒斯坦同性恋法律地位
1917年前	<b>奥斯曼法下未刑事化</b>
1929年	英国托管引入 <b>第152条</b> （反鸡奸）
1951年	<b>约旦刑法下西岸非刑事化</b>
1967年-至今	加沙保留英国时代法规； <b>1994年以来无已知诉讼</b> (HRW)

这一历史弧线至关重要：**巴勒斯坦酷儿的法律迫害始于英国统治**，而非伊斯兰统治。今天，加沙技术上保留殖民时代法律，但数十年来无记录诉讼。同时，**以色列国常被赞为酷儿庇护所**，却**拒绝超过99%的巴勒斯坦酷儿庇护申请**。这种对比揭示“**以色列品牌**”的空洞——用LGBTQ+权利掩盖占领与种族隔离的叙事。

理解这一历史很重要。它挑战将酷儿友好西方与同性恋恐惧东方之间文明鸿沟的简单叙事。它还重申阿拉伯与穆斯林酷儿的能动性，他们不是自己文化的受害者，而是**国内压迫与进口殖民暴力的双重幸存者**。

## 艾伦·图灵：西方的镜子

要充分理解将酷儿存在刑事化的残酷与荒谬，只需看20世纪最悲惨且最具启发性的故事之一：**艾伦·图灵**。今天，图灵之名因**图灵测试**——人工智能基础概念及现代CAPTCHA系统基础——而广为人知。但其真正遗产远为深远——他是设计**破解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杰出数学家与密码分析师，对盟军二战胜利的决定性贡献。

图灵在**布莱切利园**的工作多年保密，但现在明白他**将战争缩短至多两年**，拯救数百万生命。在任何公正社会，他都会被庆祝为国家英雄，终生受敬并怀感恩与敬意被铭记。但艾伦·图灵是同性

恋。而在1950年代英国，**这是犯罪**。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同性恋男子一样，图灵被迫过双重生活——偷偷溜出家门与伴侣秘密会面。

当图灵报告家中盗窃，怀疑最新伴侣阿诺德·默里涉案时，他在警方审讯中最终透露了他们的关系。起初为常规失窃调查迅速转为“**严重猥亵**”指控——摧毁奥斯卡·王尔德的同一罪名。看到案件失控的主侦探后来向图灵道歉，遗憾他的合作启动了不可阻挡的司法机器。

尽管有战时服务与科学天才，图灵被审判并定罪。法庭提供选择：监禁或化学阉割。他选择了后者——所谓“治疗”涉及合成雌激素以抑制性欲。副作用可怕。图灵遭受**男性乳房发育症（乳房发育）、抑郁与精神衰退**。曾帮助欧洲免于法西斯主义的活力头脑如今被国家认可的残酷侵蚀。1954年，仅41岁，**图灵咬下浸氯化物的苹果自杀**。

数十年后，在公众愤怒与缓慢的国家清算后，图灵获得死后皇家赦免。但历史不可逆转。一个将一切献给以羞辱与惩罚回报他的国家的人丧失了——不是在战争中，而是由声称保护社会的法律。图灵的故事不仅是悲剧——是控诉。将LGBTQ+生活刑事化从未关乎保护。始终关乎**控制、恐惧与欲望监视**。当西方声音今天谴责其他文化同性恋恐惧时，他们以**选择性记忆**行事。杀死图灵的法律诞生于伦敦，而非麦加，他的死亡是对西方道德优越神话的庄严驳斥。

## 性别暴力与文明父权神话

当西方评论员将阿拉伯与穆斯林社会框定为在人权问题上独特“野蛮”或“落后”时，他们很少从历史诚实出发。这不仅是误导——是投射。今天声称道德优越的同一社会直到惊人近期在其自身法律体系中维持深刻暴力和父权规范——往往有国家力量支持。

例如，**家庭暴力和婚姻强奸**主题。在阿拉伯与穆斯林社会，尽管总有父权结构——如所有文化——男人对妻子无限殴打或性强奸的观念**在社会上不可接受**，即使不总是刑事化。当男人越界——殴打妻子、伤害孩子或暴力行事——他的行为常面临**社区干预**。长老、家人或同辈面对他；若持续，妻子与孩子可向**大家庭、朋友或邻居**寻求庇护而无社会耻辱。

理解：某些行为仅使男人**不配为一家之主**，与国家干预无关。

对比**20世纪初与中期欧洲及北美**。在英国、法国与美国等国，法律承认丈夫的“**婚姻权利**”——**婚姻强奸**的委婉语，在许多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才被认定为犯罪。在英国，**婚姻强奸合法至1991年**。在美国部分地区**至1990年代或更晚**。这些法律不仅允许虐待——它们编码了它。

对妻子与孩子的体罚不仅被容忍——**公开推广**。男人被赋予对家庭的法律权威；作为纪律的暴力被视为私人甚至负责任的权力行使。男人可因“顶嘴”殴打妻子，拒绝自治并依法隔离于外部世界。若女人逃离虐待丈夫，她冒失去孩子、财产与社会地位的风险。这不是古代历史。这是**二战期间及之后**的法律，在同一批刑事化同性恋、殖民全球南方并**告诉世界他们是文明标准的国家**。

因此，当现代西方批评者举LGBTQ+或女性权利作为西方对阿拉伯或穆斯林社会道德优越的证据时，虚伪令人震惊。这些权利不仅是**西方自身近期且艰难争取的发展**；框架抹去了**世代存在于非**

西方社会的文化根植的责任体系。这种语境抹除并非偶然。它允许西方列强维持文明领导幻觉，同时忽略自身历史与对被殖民社会造成的损害——往往摧毁或取代曾提供保护的同一社区结构。

## 粉红清洗作为国家艺术

2005年外交部推出的“以色列品牌”运动明确将特拉维夫宣传为同性恋友好港湾。这一努力不是有机骄傲；是国家宣传。在海外挥舞彩虹旗的同时，以色列削减本地LGBTQ+服务资金并继续在占领下压迫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酷儿团体如**Black Laundry (Kvisa Shchora)**抗议这一挪用，拒绝让其身份被用于漂白种族隔离。正如Black Laundry活动家所言：

「不能在被占领土地上庆祝骄傲。我们的解放不能以压迫另一民族为代价。」

同样，巴勒斯坦酷儿组织如**alQaws**与**Palestinian Queers for BDS (PQBDS)**长期拒绝粉红清洗。PQBDS声明：

「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被纳入种族主义国家，而是为了其拆除。」

这些声音在西方主流话语中鲜被听到，后者更喜欢将酷儿象征化以 оправдать 军国主义，而非放大生活在交汇处的人们。

因此，当西方声音嘲笑或谴责阿拉伯与穆斯林社会对LGBTQ+的对待时，鲜少是与实地酷儿的团结。更常作为**伊斯兰恐惧症 trope**——将穆斯林描绘为无可救药的不宽容且不配自决。这是裹着进步语言的旧殖民策略。

## 没有对巴勒斯坦的正义，酷儿解放就不完整

当告诉酷儿与巴勒斯坦团结即与同性恋恐惧结盟时，我们必须认清策略：**这不是保护酷儿生命。这是保护国家权力。**

声称LGBTQ+解放属于西方不仅是错的——是危险的。如历史所示：

- 同性恋在阿拉伯或伊斯兰社会未被刑事化，直到欧洲殖民列强强加其法律。
- 家庭暴力与婚姻强奸在西方深至现代时代受法律保护。
- 今天，**巴勒斯坦酷儿被以色列拒绝庇护**，即使它自称酷儿乌托邦。

在美国监视跨性别者、在英国驱逐酷儿庇护寻求者、在加沙轰炸医院的系统相互连接。酷儿解放不可与反殖民斗争分离。不是慈善；是**集体生存策略**。

「我们的解放相互交织」，酷儿组织者长期以来如此说。非隐喻，而是物质现实。

支持巴勒斯坦不是酷儿身份的矛盾。是其实现。做酷儿且反殖民、酷儿且反种族隔离、酷儿且亲巴勒斯坦，不是虚伪。是连贯。

真正团结不要求我们否认自己。它要求我们**拒绝权势者书写的剧本**——那些将我们的身份变成分裂工具的剧本。它要求我们倾听巴勒斯坦酷儿，支持他们以全部复杂性存在的权利，并肩并肩为一个无人被驱逐、被非人化或被剥夺尊严的世界而战。

酷儿不欠昨天将其刑事化、今天将其象征化的帝国的忠诚。我们无需在身份与原则间选择。我们不是权力的道具。我们是人。我们将自由——一起。

## 参考文献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2).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残酷支配体系与反人类罪.**
- alQaws for Sexual & Gender Diversity in Palestinian Society. **我们的工作.**
- Boswell, J. (1980).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Rouayheb, K. (2005). **Before Homosexuality in the Arab-Islamic World, 1500–180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A Threshold Crossed: Israeli Authorities and the Crimes of Apartheid and Persecution.**
- Massad, J. (2002). „Re-Orienting Desire: The Gay International and the Arab World. “**Public Culture**, 14(2), 361–385.
- Palestinian Queers for BDS. (2010). **关于粉红清洗的声明.**
- Pinkwashing Israel. **什么是粉红清洗?**
- Rahman, M. (2014). **Homosexualities, Muslim Cultures and Modernity.** Palgrave Macmillan.
- 艾伦·图灵皇家赦免. (2013). **英国政府新闻稿.**
- Turing, D. (2015). **Prof: Alan Turing Decoded.** The History Press.
- UNDP. (2021). **在阿拉伯地区做LGBTI.**
- Whitaker, B. (2006). **Unspeakable Love: Gay and Lesbian Life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